

怀故人

# 苦菜花

刘美花 冯宝新

鹅黄色的小小苦菜花，在萧条的早春唤醒了大地。看着田野里的苦菜花，小说《苦菜花》里的情节和电影《苦菜花》中的镜头便会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。苦菜，斗严寒，凌霜雪，根是苦的，开出的花儿却是香的，这多像我的母亲啊！

母亲是海阳市徐家店镇岚店村人，出生在1938年一个秋雨绵绵的夜晚，在家中她排行老五。姥姥一共生了13个孩子，只活了6个，直到五十多岁才有了一个男孩。失去了7个孩子的姥姥，不想让悲剧再发生，她想给女儿找个行医的做女婿。

姥姥也没有读书，但她认识到了知识的重要性，就跟姥爷商量，要让我母亲这个小闺女读书。她说：“即使吃糠咽菜，也要让老五读上高中。”一家人东拼西凑筹集够了学费，母亲踏上了去海阳徐家店的求学之路。

早出晚归、顶风冒雨地奔波对母亲来说本是小事，无奈老天捉弄，她在一次上学路上被大雨浇透了衣裳，坐在教室里上了一天的课，身体把湿透的衣服烤干了，人却发烧了，整整在家昏睡了三天三夜，小小年纪就落下了风湿病。

中学毕业后，母亲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烟台一所幼师师范学校。在读到一年半时，赶上三年困难时期，她们那一批学生随着政策调整，被取消学籍，不得不退学回家。回到小山村，母亲年轻漂亮有文化，特别引人注目，上门儿提亲的踏破了门槛。

在姥姥的执念下，母亲不情愿地嫁给了大她8岁、在城里一家食品厂当大夫的二婚父亲。那年月，日子过得紧巴巴，父亲从食堂里打来的那点饭菜，根本填不饱两个人的肚皮，母亲很快就饿得支撑不下去了。她叹息说，自己就是苦菜命，城市没有适合她的土壤，还是回小山沟吧。在家乡，没有粮食还有地瓜叶，挖点野菜、摘点榆树叶也能填饱肚子，在城里只能喝西北风了。

回到老家后，母亲暂住在四姨家里。老人说结婚的女人常住娘家，会影响娘家兄弟的运气，而且那时母亲怀了我。过了不到两年，父亲也被列入回乡名单，最后我们一家在一个叫迎门口的村租了三间房落了户。

受传统排外思想的影响，我家在村里总是受排挤，受气

的事情接连发生。有人说父亲不懂农活，不能挣10分，只能和妇女一样挣7分。有人说不能给我们批宅基地，不能让外人盖房……这类事情屡屡发生，母亲常跟我说：“你要争口气，好好学习，千万不要和我一样活在这穷山沟，天天累死累活还受人家的气。”听着母亲的话，看着她沧桑的脸，还有那伤痕累累的双手，我心痛母亲，不停地点头。

母亲连生了三个女儿，没有儿子，受姥姥的思想和村里旧习俗的影响，她感觉在村里抬不起头来，觉得在村里受欺负就是因为没有儿子。直到我四弟出生，她才如释重负。我曾听到母亲对父亲说：“我还要再生一个儿子，等女儿们嫁人后，两个儿子是个伴，这样村里人就不敢欺负咱了。”

九年时间，她生了四女两男共六个孩子，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一铺炕上睡觉。望着渐渐长大的孩子，母亲露出少有的笑脸。她抚摸着最小的妹妹说，娘是一棵苦菜，你们是苦菜上开出的花，你们都要努力。

和大多数农村妇女相比，母亲是个知识女性，脑瓜活，她利用院子和房前屋后搞起了家庭养殖。养鸡鸭下蛋，养羊挤奶，养长毛兔剪毛卖钱，养母猪卖猪崽。她上山采刺槐叶子沤成猪食，去割青草、挖野菜喂动物们，凡是在农村能想到的挣钱法子，她都想到了，天天忙得像陀螺。

除了喂养动物，孩子们的衣食母亲也要操心。为了节省，母亲试着种棉花。在胶东这片土地上，鲜有种棉花的，然而母亲成功了。棉花桃子收回家，她自己纺线，借了邻居一台手摇的织布机竟能织出粗布来。她再裁剪出来，每天晚上在煤油灯下缝制。我每每半夜醒来，常常看见她在煤油灯下飞针走线。母亲又是急脾气的人，缝制不出来就通宵不睡，早上我看见她双眼通红，鼻孔黑乎乎的。我们兄弟姊妹从小就是穿着母亲缝制的衣服长大的。

像姥姥一样，母亲关注我们的学习，她成了我们兄弟姊妹的兼职老师。母亲的数学学得不好，我读初中的时候，不会的几何题，她就用烧火棍在地上画着讲给我听。我听懂了，她就会高兴地笑，有时还自豪地说：“我在海阳二中可是理科学习尖子，尤其是数学拔尖。若不是因为生了你，我

会一辈子当老师。你一定要好好学习，将来不要和我一样生活在山沟里……”

可是，随着孩子们慢慢长大，吃得多了不说，六个孩子还要上学，家里的钱和粮食愈发短缺，生活更加拮据了。改革开放后，聪明的母亲天天在想赚钱的法子，她买了一本缝纫剪裁教科书自学，还到外地参加了一个月的缝纫剪裁培训班，比较系统地掌握了裁缝的手艺。由于技术好，价格公道，她承揽了村里所有的加工衣服的活儿。有些邻居生活比较困难，她就收半价加工费。尤其是遇上村里的孤寡老人，母亲免费为他们做衣服。墙里开花墙外香，母亲的手艺传到了十里八乡，不少人上门拜师求教。母亲灵机一动，干脆办了一个“挎包剪裁流动培训班”。她先到有亲戚的村子去开拓市场，让亲戚帮着联系培训场地，请村里干部进行广播宣传。母亲传授剪裁技术，低价收费，三五天的培训班，一个学员只收五十元至一百元不等，遇上家庭生活困难的学员，母亲就免费教学，包教包会。十里八乡有不少人在她的帮助下学会了剪裁手艺。母亲教过的这些学员，有的进了服装厂打工，成了企业骨干；有的办起了个人剪裁小作坊，成了生意人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父亲在县城开了个诊所行医，让母亲到城里生活。可是当年被下放的阴影一直在母亲心头萦绕，她胆战心惊，不肯离开农村，一个人留守在家里继续种地。母亲不但养育了自己的六个孩子，还把爱无私地奉献给了她的孙子和外甥，她挨家给我们看孩子。母亲老了，头发白了，腰弯了，走路也不稳了。在多种疾病的折磨下，母亲不到七十岁就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母亲，没享受过几天幸福的生活，没穿过几件漂亮的衣服，就带着一身的病痛和对儿女们的眷恋，走了。她像千千万万个中国传统女性一样，不辞辛劳，默默奉献，把自己的爱和一腔热血无私地献给了自己的家人，献给了社会。她们平凡而又伟大。

如今我也老了，对母亲的付出和艰辛有了更深刻的体会。当我以为自己的肩头挑起了足够的责任、可以傲视人生的时候，蓦然抬头却发现，白发苍苍的母亲正以一种无限怜爱、无限牵挂的目光，在天上深情地注视着我……

# 有母亲的日子

叶展韵

那天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，妻子在大衣柜里找出了母亲生前用塑料袋包裹的牙刷、棉拖鞋，还有两瓶洗发液。这些都是我们春节回家时用的，春节过后我们上班了，母亲就给我们收拾好。塑料袋包裹得很严实，我想，在包裹的时候，已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母亲用那双哆哆嗦嗦的手，一定费了好长时间。望着这些东西，我的眼圈发红，与母亲在一起的日子又浮现在眼前。

记得我谈恋爱的时候，爱人无意中说起喜欢吃螺蛳。春末夏初的一个夜晚，村民浇地，池塘里的水被抽干见底，母亲便赤脚下池塘，佝偻着身子，用两只手去摸螺蛳。夜色蒙蒙，如钩的月儿散发着银色的光芒，微风轻拂，母亲不顾白天下地干活的劳累，两只手不停地前后左右摸索着，唯恐漏掉了一个螺蛳。两个多小时后，母亲摸了满满一编织袋螺蛳。

母亲把螺蛳背回家，用清水洗干净，第二天叫我给爱人送去。那一袋子螺蛳，足足有25公斤重，那是母亲用两只手在淤泥里一个一个摸出来的，是她对未来儿媳妇的疼爱和关心。

未结婚时，爱人在栖霞地毯厂上班，休假时会去我家。爱人从小失去了妈妈，母亲也是从小失去了妈妈，因为相同的经历，知道没有妈妈疼爱的滋味，每次爱人临走时，母亲就会用白面、鸡蛋和白砂糖给她烙好多好多菱形小果。每次烙的时候，母亲两只手不停地在锅里翻动着小果，保持两面受热均匀。有时难免烙得火候大了，有的小果稍微有点不美观，或者碎了一点，母亲就把这些拣出来，给爱人的都是周周正正的。那时爱人一回到厂里，就会拿出一些小果分给她的好友，让她们一起分享母亲的手艺。她们吃着香喷喷、甜丝丝的菱形小果，纷纷赞叹母亲高超的手艺，都非常羡慕我爱人，说母亲对我爱人就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。

大侄女喜欢吃红瓤地瓜，在北师大读研的时候，每次放寒假回家，母亲就赶紧焐红瓤地瓜。在纷纷扬扬的雪花中，

母亲手捧着刚出锅热乎乎的红瓤地瓜，一脸慈祥幸福的样子。大嫂对侄女说：“你看你奶奶多疼你，知道你回来了，赶紧焐了红瓤地瓜送给你吃。”母亲送的不仅是红瓤地瓜，还有她对孙女的一份牵挂和疼爱。

外甥、侄女、侄子、我儿子大学毕业后在不同的城市工作，只有假期和春节的时候才能回来看望母亲。他们都是母亲一手带大的，母亲对孩子们有着很深的感情。母亲特地养了三只鸭子，鸭子下的蛋她一个也舍不得吃，都攒起来，并码在坛子里腌起来。孩子们回来了，母亲就从坛子里捞出来煮给他们吃。

我儿子喜欢吃包子，大学四年每次寒暑假回来，母亲都会包包子给他吃。母亲看着他吃得津津有味，问道：“亚宁（我儿子的乳名），包子好吃么？”我儿子点点头说：“好吃！”母亲顿时笑逐颜开，脸上开满了幸福的花儿。

有一年春天，母亲在村东的山上干活，邻地的一位妇女为了早早把地锄完，决定中午不回家吃饭，让母亲捎点水给她。母亲吃完饭后，给她带去了热水和热气腾腾的饭菜。那位妇女吃着饭菜，十分感动。她对我嫂子说：“你婆婆真是热心肠的人。”

我45岁那一年，岳父年纪大了，需要子女轮流侍候。那年春天轮到我家，我因病做了一个小手术，看到妻子既要照顾我，又要照顾岳父，母亲不忍心妻子受累，便让我回家住。她烧热了炕，铺好被褥，小心翼翼地把我扶到炕上，倒了一杯热水放在我枕头旁，随手拿了一个板凳，坐在凳子上看着我。“虽然是个小手术，但是动刀动剪子的，也会伤了元气。”母亲一直在重复着这句话，她的眼里噙着泪水，轻轻地用汤匙给我喂水。外面的阳光很暖，斜照在窗玻璃上，也斜照到我的身上，我的心里暖暖的。

母亲去世的那天，我对儿子说：“我从此没有妈妈了，你也没有奶奶了。”儿子听后沉默了，许久才喃喃地说道：“奶奶不会走，她一直都在，在我们的心里……”